

莊耀郎 著

郭象玄學



莊耀郎 著

郭象玄學

里仁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郭象玄學／莊耀郎著

-- 初版. -- 臺北市：里仁，民 87

365 面；15×21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352-14-X (平裝)

1. (晉) 郭象 - 學術思想 - 哲學

123.318

87002662

· 本書經著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莊耀郎 著

郭象玄學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九六號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2391-3325-2351-7610-2321-8231

FAX：3393-7766

印刷所：傳興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卅一日第一次修訂二刷

平裝 350 元

參考售價：~~平裝 250 元~~

ISBN 957-8352-14-X (平裝)

自序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後，再度的大分裂時期。政治的分裂，篡亂不斷，外患頻仍，權力的鬥爭以及天然災害的肆虐，交織成一幅苦難的圖像。東漢政權的傾頹，所代表的不止是政治權力的交替而已，也宣告當時人們所賴以安身立命的經學化的儒家價值體系之崩解。佛教雖然已經傳入中國，但由於經典的傳譯不夥，義理的隔閡，捨離的性格，諸多因緣的尚未成熟，故未沁於當時的思想人心，於是代表當時知識分子階層的名士只有在傳統的思想中尋找再造理想的理論根源，諸子思想一時呈現復燃的迹象，最後仍歸於超越性格較強的道家取得主導的地位，因而形成玄學的思潮。這種學術思想發展的選擇如果上溯戰國末年，秦、漢之際，由《莊子·天下》篇所作的先秦諸子的評論，到漢初，《淮南子·要略》以及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給予各家思想的省察，都帶有濃厚的道家色彩，也就不難理解魏晉文學興起的原因，其實是在紛亂的現實中，人們急欲解除桎梏，反本歸根，回到生命自然的呼籲。然而歷史文化是延續的，支撐東漢名教的神學理論體系雖然解體，但是關係著現實生活秩序維護的人倫政教不可一日或缺，因此，給予名教一個合理的詮釋理論，是思想發展必然的趨勢，因而構成了「自然與名教」的關係之主題的論辯和詮釋，其目的都是在解決理想和現實的

衝突，尋找一個價值的安頓。王弼以本體論取代了漢代宇宙論的思維，認為名教本於自然，提出「崇本舉末」的主張，以作用地保全的方式，保住名教的價值。阮籍、嵇康強烈批判現實異化的名教，呼籲回到淳樸的自然。阮、嵇兩人的雖然仍以自然為歸趣，但卻把名教和自然對立起來，這種發展固然有歷史的機緣激盪所致，其實也是理論上未達圓融的證明，因此，必然要達到「名教即自然」，「已然出於自然」的層次，名教的安立才獲得理論上的解決。這就是郭象《莊子注》在玄學理論上的貢獻。這一個理論實際上也關係著儒道會通的發展，凡在《莊子》書中，以獨高姿態出現的神人、至人，在郭象注中都通過寄言出意的方式，把他解釋為安於天刑、夷乎俗累、歷山川、同民事的儒家堯、舜及孔子等的聖人，以外內相冥，遊外弘內的理論將高下、內外、真俗、動靜冥而為一，這便是道家玄理的圓教。

郭象的《莊子注》，劉孝標注引晉張鷟的《文士傳》即稱讚它「最有清辭適旨」；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晉義》說：「子玄之注，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生之旨矣。」；明代焦竑《焦氏筆乘》認為向秀之《莊注》誠「旨味淵玄，花爛映發，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非獨注書之冠也。」，而焦氏所謂之向秀注，宋代已不傳，其所指即今郭象注無疑；明文震孟序《南華真經評注》說：「夫惟莊子注郭象，象注所以傳；若使郭注莊子，則吐棄時賢久矣。」論者或稱其辭旨，或謂其得義，或認為是一家之言，不僅於注解，也因為是一家之言，所以能傳世，如果僅是注解，就可能湮沒在註疏堆中。

魏晉玄學家基於「言不盡意」、「忘言」、「忘象」的觀點，咸能超越於章句訓詁之上，但疏解大義，不為剋應章句而注，和道家玄智心靈相呼應，慧命相感通，雖時地不同然皆能相契於玄理，從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到向秀、郭象的《莊子注》都能看到這種精神的表現。

郭象有強烈的時命感，衡諸玄學家的際遇，何晏雖有位望，但尙清談而已，用世之心未切；王弼思理玄微，發為著作，惜其壽促，不及應世；阮籍、嵇康身處亂世，憤其激情，高亢其氣，猶不免以酣醉免身，或株連而歿；惟獨郭象出身雖微，而能與時際會，不避亂世，直道而應，任事用權，非僅於清談著述而已，他由閒居而出仕，和注中所言「世以亂故求我，我无心也；我苟无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的理念是相符的，也期望於人主至於「遊外冥內」，「迹冥圓融」，庶幾乎能達到「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的理想。雖然玄學並未能挽救西晉的滅亡，並且郭象的一生也和西晉相終始，但是玄學的理論卻因他而達到高峰。

他的玄學理論思維的方式，就是將一切相對的事物皆銷融於自然性分之中，而達致獨化玄冥之境。舉凡主觀的自由意志與客觀的氣質決定，自然和名教，有與無，是與非，有待與无待，迹與所以迹，內與外，有為和無為，人事和性分，理和命，命和遇，物與我，偶然和必然等都經由辯證的發展而玄同為一，將道家詭辭為用發揮到極致，而為道家的圓唱，至於論者認為郭象注有順俗妥協的嫌疑，其實乃基於「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的應物之需要，並不是取消了真人或至人的理想往下墮落，

而是聖人不忍厲然獨高，欲夷乎俗累，與世俗同處，則必須正視世俗的存在，也必須對世俗之所以成爲世俗，以及世俗的價值觀都應有同情的理解，爲所謂「和光同塵」指出一可能的實踐途徑。其所論的內容、方式或有可議，然所造之理境確不同於《莊子》，或有進之。其間所表述道家的玄理，呈現爲道家的判教形態。所以若論玄理，不論及逍遙，則不能極其高致；不達於迹冥，則不能盡其圓融。凡實踐進路所成就之最高的生命形態，都不能自外於此理。若就學術思想的發展而言，魏晉之後，復顯一大開大闢的氣勢，順當地承接佛教，而理解之，消化之，使之成爲中土的形式，爲衆生信仰解脫所依。以有無契接般若，或許非郭象之功，但是如論及判教，則斷非天竺本有，亦非憑空而起，若問其所依藉何資，具可溯於郭象的《莊子注》，天台、華嚴止於判教的模式，至於禪宗，因不立文字，而無教相可判，則融玄於禪，真俗爲一，連生命表現的方式也都用上了。由此也就不難看出《莊子注》在哲學史上的地位。

回首大學時讀《莊子》，至逍遙齊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慕其旨趣玄微，高風自恣，嘗讀《才性與玄理》，喜其清新俊逸，說理透闢，析義入微，血脈條鬣，若有所啓悟，忽忽已二十載，其間多得師長的鼓勵，又獲戴師璉璋之啓迪，初涉學術思想的領域，後逢牟師宗三返校擔任講座，有幸親聆教誨，且蒙指點，步入玄學的研究，完成《王弼玄學》一稿。今復撰成此書，其間承乏上庠，講授「魏晉玄學」及「中國哲學史」等課程，並完稿二十餘篇，稍論儒道旨要，泰半與魏晉學術相關，因此

才有《郭象玄學》之作，卻顧來徑，跡輒昭然，蓋非偶爾。牟師生前常言：學術文化，必有賴時時講習之，以暢通民族之慧命；疏解之，以客觀化一己之生命。雖思辨之學也有助與生命之學通而為一，都是人類理性的表現。則此書之成，雖所造淺陋，亦差堪告慰。惟粗疏處在所難免，尙祈方家，不吝賜正，有以教我。

撰寫期間，事多疏廢，端賴內子彭平玉女士於教課之餘，黽勉持家，得無後顧之憂，惟所念茲者，父親罹矸肺之痼疾，母親不良於行，皆緣於往昔生活艱困，撐持生計，刻苦教養子女所積而致，而今年邁又遠居窮鄉，為人子者未克稍盡定省之分，是所耿耿。

友人錦賢兄於撰寫期間，批閱一過，並指摘疏漏，益我良多，其簡澹自礪，好學深思，尤為高標。付印期間，蒙沈維華同學、林淑雲同學協助查覈資料及校對工作，並誌於此，以申謝忱。

戊寅正月莊耀郎謹識於臺灣師大國文學系

目錄

自序	一
第一章 郭象的生平及著述	一
第一節 郭象的生平及爲人	一
第二節 郭象的著述及《莊子注》的疑案	八
第三節 《莊子注》的撰述旨趣	一八
第二章 郭象玄學的體系及思維方式	三五
第一節 郭象玄學的體系	三五
第二節 郭象玄學的思維方式	四〇

第三章 逍遙觀

第一節 郭象之逍遙義 五五

第二節 向秀與郭象之逍遙義 六三

第三節 支遁與向、郭之逍遙義 六六

第四章 自然論

第一節 自然的涵義 七七

第二節 郭象的自然義 八三

第五章 性分論

第一節 性分的受與應 一〇九

第二節 性分相符應 一一八

第三節 性分的學與習 一二一

第四節 適性論 一二六

第六章	有無論與無爲論	一三五
第一節	有、無觀念溯原	一三五
第二節	郭象的有無論	一四五
第三節	郭象的無爲論	一五二
第七章	聖人論	一六九
第一節	聖人的概念及成聖的條件	一六九
第二節	聖人的境界論	一八〇
第三節	評論古聖	一九二
第四節	聖人價值的異化	一九四
第八章	名教觀	二〇七
第一節	名教的內涵及其流變	二〇七
第二節	名教存在的必然性	二一七

第三節 有君論 二二三

第四節 君道的不材與無爲 二三四

第九章 生死觀 二五一

第一節 知生與不朽 二五一

第二節 善生與善死 二五五

第三節 死生自爾 二六四

第四節 玄同死生 二六八

第十章 自生論 二七五

第一節 自執其生與自然而生 二七五

第二節 物自生與生自生 二七九

第三節 無本體的自生 二八二

第十一章 獨化論與玄冥論 二九七

第一節 獨化論	二九七
第二節 玄冥與迹冥	三〇五
第十二章 結論	三一九
附錄 參考書目	三二九

第一章 郭象的生平及著述

第一節 郭象的生平及為人

郭象的生平事蹟，典籍所載並不詳盡，包括他的生卒年月、籍貫和著作等都留有疑點。原因在於《晉書》本傳所能提供的資料有限，而且「多采小說」之言^①。一般研究人物，除著述或自傳、自序可作為第一序的原始資料外，史傳當是可靠資料的來源，文學、札記等的資料又次之，如果在引用此類資料時，也必須詳加辨證徵信才可用。如今有關郭象的資料之記述，吾人卻發現史傳所採的資料仍不能外於《世說新語》和劉孝標的《注》，且《世說》及《注》確實去時未遠，似更為可信，然而令後人感到為難的就是《世說》畢竟只是「小說」家的文學之作，原其意不在傳信，而在尚美。因此，在沒有更可靠的材料出現之前，也只有根據現有的資料和歷代學者的看法，信者傳信，疑者傳疑。本文所取的立場是：如《世說新語》、《文士傳》、劉孝標《注》等有關郭象的記述，可視為對其形象的描述，如《莊子》書之述莊子者近似，它傳達的毋寧指向生命情調，精神風貌的捕捉，而不必執定

是生平之實錄^②，如此得以保持較具彈性的空間來討論問題。

關於郭象的生卒年，《晉書》本傳只說：「永嘉末，病卒。」^③，且未著生年。「永嘉」爲懷帝的年號，《晉書·懷帝紀》記載帝遇弒在七年丁未，即永嘉七年二月（時在西元三一三年），以史傳紀元不長而稱「末年」的習慣，則郭象之卒年可能在此年。但今學術界所認定的是永嘉六年（西元三一二年），不知何故？而且將郭象的生年定在三國魏劭陵厲公曹芳嘉平四年（西元二五二年），亦不知何所據^④？由上可知，郭象的生卒年皆不確定，現今學術界所接受的看法，即西元二五二至三一二^⑤的時限，只可以供作參考，未成定論，不過，如果將這六十年的時間看作郭象生存年代的上下限，料與事實相去不遠。至於郭象的籍貫也有不同的說法。本傳未載籍里，梁朝皇侃《論語義疏》稱「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子玄」^⑥，此潁川指當時的許昌，即今河南許昌縣東三十里的地方；清末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說郭象是「字子玄，河內人。」^⑦，河內即今河南沁陽縣，位置在黃河之北，又稱河南省河北道，縣治在野王；晉人張隲的《文士傳》說：「象字子玄，河南人。」^⑧，河南在當時爲司州河南郡，治在洛陽，也就是現在的洛陽。雖然地點都在今河南省境內，然說法各異，而且三地相距甚遠，不可混爲一談。自北宋以後，刊刻郭象《莊子注》者，大多稱郭象的籍里是河南，例如《北宋南宋合璧本》的《南華真經序》下刻「河南郭象子玄撰」，其後的刊刻本亦多同此說^⑨。雖不明其所以，而學術界也就比較接受郭象是河南人的說法了。

關於郭象生平事蹟及爲人的態度，《晉書》本傳說：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每云：「聽象語，如懸河流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

此言「郭象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是論郭象的重點，和《文士傳》稱述的「少有才理，慕道好學，托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⑨相似，王弼是正始人物，乃魏晉玄學的開創者，玄學理論的奠基者，時人視郭象爲「王弼之亞」，對他是很高的評價。他能「清言」，也就是能清談，清談的內容雖非一端，但郭象既長於老莊，想必以老莊爲其主要的內容。而且他的表達能力佳，「如懸河流水，注而不竭。」就是描述他言辯滔滔的情狀，《世說·賞譽》篇說：「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⑩，這段話有異說，《北堂書鈔》卷八九引《語林》說，認爲這段話是出於孫綽，其文說：「王太尉問孫興公曰：『郭象何如人？』答曰：『其辭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⑪，雖然不確知是誰所說，可以肯定的是它必是史傳之所本。並且，王衍和孫綽都是當時的大名士，清談的代表人物，郭象能經他們的品題，他在清談場合的地位也就屹立不可動搖，甚至庾敳即曾對他表示欣賞，說出「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之類推心莫逆的話^⑫。而且

推崇他說：「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對郭象任官的當權薰灼雖不認同，但仍不得不稱賞其才具，其伏理推心有至於此^⑬。根據記載，他在清談的場合，惟一未能超越的人就是裴遐，《世說·文學》篇說：「郭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⑭，此描述郭象、裴遐兩人清談風格的不同，說郭象才學豐富，開始的幾回合談論，不能令人快意，於是郭象就鋪敘他的理論，氣勢甚為高揚；而裴遐則從容不迫地條舉前面所談的話，義理旨趣非常精微，使得周遭座上的人都讚歎稱快。很明顯的在這一次的清談場合中，郭象「踔厲飛揚」的風格無法搶走裴遐「簡澹清通」的光彩，除了風格的不同之外，郭象可能是屈在裴遐的「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⑮的具有音樂節奏美感的表達方式，因為清談並不只是要「理論玄微」「辭條豐蔚」而已，還要講究氣氛和美感，所以王衍要執塵尾，講求風度之美；辭氣中音，講求音律之美；此乃所謂之「魏晉風度」。至於內容反倒在其次，與會者常常是「知與不知，無不歎服。」^⑯，或「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⑰，由上所述，大致可以看出郭象的才理，和平居生活的情狀。

郭象從閑居到出仕，是他一生中的大轉變。歷經司徒掾、黃門侍郎、豫州牧長史，太傅主簿等官職，仕途順遂，本傳上說他「甚見親委，任職當權，熏灼內外。」，〈名士傳〉也說他任太傅主簿之狀是「任事用勢，傾動一府。」^⑱，若從對他處事任職的描述——「熏灼」「傾動」言之，則和他閑